

W A N G M E N G

王家

小说自选集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7 号

王蒙小说自选集

王蒙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

西安交大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3.75 印张 插页 310 千字

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

ISBN 7-80605-089-2/I·51

定价: 10.40 元



王 蒙

旧宅(代序)

五十多年前，你在这里出生学语。五十年前，你在这里嬉戏。四十年前，你在这里读书写字。三十年前，你在这里成婚。二十年前，你在这里生火炉。十年前，你搬到这里。一年前你从这里搬出去。

五十年前的房子已经没了，四十年代的住宅已经湮没。三十年前的房子已经改建重修、面目全非。二十年前的房子已经阔别久远，近况无消息。十年前的住宅，一年前的住宅现在住着别人，住宅已经忘记了你曾经住在这里。在这里息过、想过、饮过、爱过、闹过。

你已经变得陌生。

不要到旧宅去，不要问旧宅的变迁，不要问下一次搬向何方，不要把旧宅串在一起回忆，尤其是，不要在夜里变成一只黄鼬钻进旧宅里。

不许。

你是宁静的，这就够了。

1989年1月

· 目 录 ·

旧 宅 (代序)	(1)
眼 睛	(1)
最宝贵的	(13)
夜的眼	(19)
蝴 蝶	(30)
风筝飘带	(102)
深的湖	(122)
海的梦	(149)
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	(162)
逍遥游	(171)
鹰 谷	(238)
铃的闪	(294)
致“爱丽丝”	(300)
来 劲	(305)
夏之波	(311)
初春回旋曲	(332)

· 目 录 ·

我又梦见了你	(340)
济 南	(347)
室内乐三章	(355)
诗 意	(360)
D 小调谐谑曲	(365)
九星灿烂闹桃花	(369)

眼 睛

星期日下午六点，镇文化馆值班员苏森如，在书库——也是他的办公室里，埋头写信。

亲爱的芹：

.....

我每每回忆往事，关于志愿、理想、走向生活，我们想过、谈过、写过多少美丽的图景啊。哪一个学生，没有梦见过自己发明了万能工作母机，或者飞到了海王星上呢？这些天真的、可爱的、大吵大叫的幻想，一旦接触到实际，就被那冷静的现实生活迅速地、不言不语地、心平气和地给粉碎了。谁能想到，我，一个高等学校毕业生，会被分配到这个乡间小镇的文化馆，和连环图画、幻灯片打起交道呢。

苏森如把笔放下，点起了一支烟。他听着木板外边报刊阅览室人们踮起脚走着路，到报架子旁边翻看和掉换报纸的声音，还有人在轻轻地咳嗽。他吸了一口烟，默默地看着高大的书架中间的秋阳的夕照，有许多微尘在光束里浮动。他嗅见了一种熟悉的气味，有旧书上记者的手指留下的汗污味，有陈年

的纸张的霉潮气味，有新书的油墨味，有书架的油漆味与木料挥发的的气味。还有木板那边传来的农村青年读者身上的气味。总之，这是一种乡村图书馆特有的、必有的混和气味。这种略略酸苦的气味一钻入苏森如的鼻孔，就提醒他不能不想起自己的狭窄的、不如意的、默默无闻的生活，使他十分忧郁了。

他把烟放在桌角，继续写下去：

我害怕下午，害怕夕阳把橙黄色的光投照到东墙上，这阳光逼迫我不能不感觉到，日子在一天一天，永无休止地流逝……

他皱皱眉，又写：

当然，我这只是和你谈谈而已。不告诉你，又告诉谁呢？至于工作，我还是会好好地作。我会努力振作自己，更希望不要影响你的心绪。领导上对我说，几年来的灾害给国家带来了一些困难，目前，不是处于一个事业大发展的时期，说让我在下面工作一段时间，锻炼锻炼，会有许多好处。谁不知道这些道理呢？但是，过去昼夜盼望着的未来，毕竟不是这样的啊……

喀、喀、喀，有人敲响借书窗口。

苏森如把信纸翻过，一手拿起烟，一手打开小木窗，看也不看地说：

“同志，借书时间已经过了。”

“不，您得帮忙。”回答的是一个急切的、清脆的女音。

苏森如这才低下头，把脸凑近窗口，他看见一双乌黑的，燃烧着热情和希望的眼睛。是一个农村姑娘，穿着花衬衫，梳着短辫子，两只小辫一边系着一块小手绢，她的额头沁满汗珠，她的身后还有一个姑娘。

“这面孔倒像哪里见过似的。”苏森如想，他皱着眉，问：

“什么事”？

“我们要借一本《红岩》。”

“《红岩》？”苏森如淡淡地一笑，“早借光了。”他笑她们把借《红岩》想得如此轻易。

“我们需要《红岩》，明天晚上过团日，动员收秋，我们要朗诵《红岩》里的几段，鼓舞青年们”。

“咱们这儿有八本《红岩》，都分到各大队去了。至早也得一个月以后才能收回来，你们可以先登一下记，等有了，我们通知你”。

“那不行，我们急着用呢，我们是紫李子峪村的，您给我们找一本吧，我们保证爱护图书，按时归还……”这姑娘执拗地紧盯着苏森如说。

“不是和你说了么！”苏森如不耐烦了，“没有，就是没有”。

“那——”那姑娘的眼神显出失望的样子，她拉一拉她的女伴的衣角。

“别的书，《朝阳花》？”身旁的女伴说。

“《朝阳花》、《创业史》、《红旗谱》、《革命烈士诗抄》，全部都借出去了。你们要看长篇小说，这儿只有翻译书了。”苏森如伸手从书架取下了几本大部头的书，放在小窗口。

那姑娘翻了翻拿给她的精装书，眼睛困惑地眨一眨，问道：

“这书，能配合动员秋收么”？

“这些书，包括《红岩》在内，都是文学名著，都不是动员秋收的宣传材料！”苏森如一个字一个字地重重地说，那姑娘的无知和罗嗦使他有点气恼。他粗鲁地夺回了木窗下的书，转过身去，把书放回原处。

“劳驾，同志，请您告诉我，到哪里可以找着《红岩》呢？”那姑娘仍然耐心地请求他。

“哪儿也没有，新华书店来过几本”。说到这里，他停顿了一下，“十分钟就卖光了”。

梳短辫子的姑娘听了，眼光一下子变得那样沮丧，使苏森如也感动了，他叹了口气，说：

“县图书馆阅览室倒是有一本，但那是只供在那儿阅读的……”

“一定吗？”不等他说完，那姑娘就急着问。

“一定有，可是……”

姑娘不听他的“可是”，扭头拉上自己的同伴，说：“走，咱们上县城去！”

“不成，不成，”苏森如连忙摆手，“那本书不外借！”

“没关系。”姑娘一边回答，一边拉上她的女伴，走了。推门的时候，隔着小窗，苏森如看到她的黑半截裤下裸露的小腿，腿上蒙着一层多么厚的灰土啊。

苏森如略略一愣，推门追了出去，来到街上，两位姑娘已经走了老远，苏森如用手在口边拢成一个喇叭筒，喊道：

“喂，你们别去了，通往县里的班车已经过点了……”

“不要紧，我们在地下走。”那姑娘转过身，向他招手，去了。

苏森如拖着缓慢的步子往回走，不知为什么，他有一种惘然若失的感觉。

闹钟响铃，到了闭馆时间。报刊室的读者开始散去。苏森如习惯地过去整理一下杂志，在借书窗口的下面的地上，他看到了从那两位姑娘的鞋子上落下的黄泥巴。

“真是个好热情的好姑娘！”苏森如微笑了。

把《科学大众》从桌子角放回原处；再把《河北日报》的报夹子拧紧；之后，他回到那高大的书架边，他的写字台前，他略一迟疑，拉开抽屉，拿出了一本红光耀眼的新书——《红岩》。

他看了看四周，好像怕被什么人看见似的。然后挥一挥手，驱掉心头出现的一股愧意，无限珍爱地、小心翼翼地打开书，掏出笔，甩一甩水，深情地在扉页上题道：

给亲爱的芹：

如购于一个偏僻的小镇

初秋

他继续写信：

.....

寄去你最喜欢而又求之未得的书。可真难弄！新华书店的小刘尊敬我这个大学生，特地给我留了一本。这也算是走“后门”吧。你还想看什么书？需要什么？如果我能为你办点事。那就是最大的幸福。告诉我吧.....

第二天一早，苏森如去邮局寄发自己的书和信。邮务员是一个快活的、和谁都一见如故的女孩子。她接过挂号邮件，问道：“什么书？”

“《红岩》。”苏森如不经意地说。

“《红岩》?!”邮务员惊叫了一声，看了看收件人的姓名、住址，调皮地说：“她可真有福气”。

由于矜持，苏森如没有说什么。其实，他也分明因了那邮务员的惊羨而觉得满足了。他轻快地信步走到柜台的右边，翻看最近的期刊。还有什么比为自己心爱的人作事更使人喜悦呢？他的信，他的书，将要沿着铁路、公路，走向城市，送到他的未婚爱人手里，当魏芹打开邮包的时候，一抹笑意会使她的面容更加美丽……

他随手捡起了一本《中国妇女》，一眼，他看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孔，梳着两只短辮，睁大眼睛，热情地、执拗地注视着他。

是谁？

他用手指着杂志的封面，结结巴巴地问那邮务员：“她……她是……？”

活泼的邮务员一跳一跳地走了过来，大笑着说：

“您呀，您连她都不知道？她就是林燕子！”

林燕子？

他听说过，就在他们县，有这么一位鼎鼎大名的林燕子，她是改造荒山的英雄，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的先驱。她出席过“群英会”，代表中国青年参加过世界青年联欢节，访问过朝鲜。《中国青年报》曾经整版登过她的事迹，中央新闻纪录影片厂曾经为她拍摄过电影……

“她是哪个村的人”？

“紫李子峪”！

苏森如脑子里“轰”了一声，他噤着抄起了杂志就走，不顾邮务员提醒他：“每本一毛六分钱”。

回到文化馆，他双手捧着《中国妇女》，一遍又一遍地端详着林燕子，一遍比一遍看得真切，一遍比一遍看得明白：

是她！

他马上给县图书馆挂电话，找着了新来的管理员小伍。

“喂，昨天晚上，紫李子峪村的两个女青年，到你们那里去了么？”

“来了，她们刚刚乘车走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是啊。她们真了不起，走了五十里的山路去到你们镇，又徒步二十里来到咱们县里。她们拿到《红岩》，整整在阅览室抄写了一夜，她们抄下了需要的几段，说是要在团日上朗诵呢！”

“你怎么不把书借给人家？”

“是啊，她们的精神实在感动人，我已经答应可以破格把阅览室的书借出去，但是那个梳短辫子的姑娘说：‘为什么要对我们特殊呢？现在，需要《红岩》的人是很多很多的。’”

“你知道她是谁吗？那个姑娘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林——燕——子！”

苏森如把电话挂上，重重地喘着气。谁想得到，一个用布手绢系着小辫，穿着黑半截裤，满腿泥土的小姑娘，竟是全国闻名、上过报、出过国的英雄！她是那样热烈、匆忙，谦和、

朴素。不达目的，决不休止；而又严守制度，照顾别人。这正是英雄本色！怎么他昨天一点也没想到，一点也没有看出呢？他的眼睛真是平庸、迟钝、糊涂！林燕子来到这小小的图书馆向他借《红岩》，而他居然那样冷淡，那样不负责任……要知道，就在林燕子奔波七十里，夜抄《红岩》的时候，他正为将给未婚妻寄去那本书而踌躇意满地鼾睡呢！

林燕子像一道闪电一样照亮了他灰色的生活，青春、功勋、荣誉……他感到一种巨大的光明和温暖，他害怕失去它们，他必须紧紧地靠近，去抓住……

还可以补救！紧张中苏森如变得格外聪明。现在是八点十七分，火车还没有来，他的《红岩》还没离开此地，可以赶紧去把邮包索取回来，然后立即去紫李子峪，把《红岩》给林燕子送去，告诉林燕子：

“知道您急需这本书，我特意找到给您送来了。”

林燕子呢，一定会感激地握住他的手，说：

“谢谢您！”

他怎么回答呢？他要说：

“不，是您教育了我。”

正当苏森如兴奋地准备出门时，电话铃响了。

县图书馆。小伍来电话说：

“老苏，告诉你，我们‘调查研究’了一番，昨天来的那姑娘并不是林燕子。”

“什么？不会的！”

“不是林燕子。第一，林燕子今年已经二十七岁了，而那姑娘，看样子不过十八、九岁。”

“二十七岁？不会吧？你看到这期《中国妇女》了没有？

封面上有林燕子的像，年轻得很哪！”

“唉，那还不是制版的人的能耐！他们把你的照片印出来，一看，年轻了十年。还有第二呢，林燕子现在是长关公社的主任，那姑娘，可不像主任……”

“那……那也不……不一定……”苏森如困惑了。

“还有第三呢，我们这儿有人认识林燕子，他也看见昨天来的姑娘了，他说根本不是……”

“唉，你怎么不早说这个第三点！”苏森如颓然放下了电话，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，自语道：“原来如此！”

现在，一切都弄清楚了。苏森如擦着汗怨自己太沉不住气，又怨杂志刊登人物照片时的修版未免太狠。渐渐地，他有点失望，原来，在他的平凡枯滞的生活里，并没有戏剧性地出现这样一个光芒四射的英雄，而林燕子，毕竟是公社主任了，与昨天来的那个普普通通的小姑娘，和他——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“小干部”，有着不小的距离。

“这也好，不必把已经寄出去的书要回来了。”

苏森如安慰着自己。开始登记书店送来的新书。

《中国蔬菜优良品种》：乙 1085，《猪瘟防治法》：乙 0293，《人物肖像画初步》……吓，来了本美术书，肖像……奇怪，那姑娘的肖像怎么和林燕子那么相仿呢？她究竟是谁呢？……

他抬头看了看《中国妇女》，林燕子的那两只眼睛，不就是昨天隔着小木窗盯着他的那一双吗？奇怪，竟是一模一样。也许，她是林燕子的妹妹？……别胡思乱想了。《肖像画初步》：庚 0096，《和青年朋友们谈人生观问题》：甲 0947，《什么是青年人的远大理想》：甲 0948，……有意思，人生呀，理

想呀，在他十六年的学生生活里谈过上千遍，可怎么什么也没弄明白呢？就说林燕子吧，她的理想，她的人生……啊，又是林燕子！

尽管苏森如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：经过“调查研究”，肯定她不是林燕子；那么，她来借书等等，也就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件，而林燕子也就和他的生活毫无关系，他完全不必再想她和林燕子。但是不，他作不到，在他的思想里，左也是林燕子，右也是林燕子……

于是，他干脆挪开书，拿起《中国妇女》，激动地阅读林燕子的事迹，当他读到林燕子带领社员们，在冰天雪地之中开山劈石，一篓篓地从河滩背客土^①，在自古以来的荒山上叠起一堰堰的梯田，种上了庄稼的时候，他的眼睛润湿了。

苏森如深深地沉浸在林燕子的斗争和生活里边，以致文化馆的馆长开门进来，他都不知道，直到馆长走到他的身边。

馆长亲热地问候他早，告诉他说：

“刚才，长关公社主任林燕子来电话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苏森如霍地一下站了起来。

“林燕子来电话说，”馆长没有注意苏森如的异常的反应，继续说，“下月九号，他们公社召开还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大会，她请咱们文化馆去一个人讲讲文艺阅读的问题。我们考虑让你去……”

“我？讲文艺阅读？我讲不了。”苏森如慌乱地说。

“不要谦虚嘛，”馆长亲切地拍一拍他的肩膀，“我告诉林燕子了，咱们这儿来了一位大学生。她特别欢迎。她说，还盼望你到村里去，给青年们讲一讲《红岩》，许多青年想看，找不

^①客土：从他处运来改良本地土壤的土。

到书。”

“我、我、我不行啊！”

“有什么不行呢？去干吧。现在农村知识青年增多了，一定要把文艺阅读的辅导工作抓起来。有困难，咱们一起商量吧。大家对你的期待很不小呢？”

馆长走了，苏森如呆呆地站在那里。

瞧，这一次是“真正的”林燕子出现了！林燕子要求他，不，是命令他去工作。

从昨天下午，林燕子——“真”的林燕子和“假”的林燕子，闯入到他的生活、他的有着特殊气味的图书室来了，他没有丝毫准备，他的心被搅得波浪滔天。无论怎样，他也躲不开她们的明朗的眼睛的逼视；似乎有许多问题，许多重大的、关于他的道路和命运的问题等待着他去好好地想一想，想一想……

怎么办呢？

他点起一支烟，使自己平静，然后缓缓地走到窗边，向外望去。

秋天的晴空，晶蓝如玉，细鳞似的发光的白云，伸展成大扇面形，使白云下的庄稼显得葱郁黑碧，挟着大棒的玉米，弯着头缨的高粱，还有一大片谷子——那是“刀把齐”，那是“大白”。苏森如最近才学会了辨认几种谷子——都长得十分茁壮。大路上有膘肥毛壮的青骡子驾着大车，车上装着堆成小山似的茄子、冬瓜。大路这边，社员正在浇大白菜，苏森如似乎嗅得见地里的芳香的新鲜的沁人心脾的生菜味儿。

“今年会有一个多么好的收成啊！”苏森如快乐地想，“那姑娘把《红岩》当作动员秋收的传单呢。”他笑了，但是，不等他笑出来，一个尖锐的思想突然钻进他的头脑里：

“如果说他们用《红岩》动员秋收是亵渎了文学，那么我